

酸臭

美華的眼前是一扇門。

並不是甚麼特別的門。不是豪宅城堡那種雕花鑲金、厚重儼然的鑄鐵柵欄，也不是現代建築最愛的自然採光玻璃纖維門。就只是一個乾淨簡單的白色塑膠門板，除了門把外一無其他裝飾物。白色的塑膠板面上有些刮痕和髒汙，但整體來說仍給人整潔的印象。可以說是一扇普通到徒具功能性，而毫無其他美學設計意涵，亦缺乏觀察與描述價值的門。

在這樣的一扇門前，美華猶豫了。

明明手都已經搭在把手上，只需再輕輕一推。但那一瞬間美華仍是遲疑了，只維持著這樣的姿勢停在門外。若有人在旁邊看見了，大概會懷疑裡頭有甚麼驚人的景象或不可告人的秘密，諸如命案現場，或是有人在門後幽會。但比起諸如此類天馬行空的聯想，事實總比人們所揣測平凡卻嚇人許多。

對於某些人，甚至對大部分人來說，門後可以說是地獄的景象也不為過。

即使是對美華而言，儘管是一種早該適應的每周慣例，但真面對這個時刻，仍需要做足心理準備，才能打起精神應付。就如同現在，美華在心底重複默念著從十五歲開始，母親便一再叨唸她的話：「既然都要做，就快點做一做，不要拖拖拉拉。」這也是母親生前最常責罵她的一點，不同於母親的幹練俐落，美華個性說好聽是溫吞從容，說白一點就是反應慢，總免不了母親斥責和教訓，總讓母親放不下心。

美華的母親是個嚴厲能幹的矮小婦人，總是綁著俐落的馬尾，紮緊的程度就像她眉間長年深鎖的皺紋，看起來總是不怒自威。她一生為家庭操勞，對孩子的管教也從未鬆懈。儘管美華這個星期天就將迎來其五十四歲的生日，母親亦在三年前便已過世，母親的口頭禪，以及訓誡他們的語氣，仍不時的闖進美華的腦海中。可能是老化的症狀吧，越遠的事情記得越清楚，近的事情反而老是迷迷糊糊。也可能是因為隨著年紀增長，美華更自覺起自己與母親是越老越像，同樣的矮小、皮膚黝黑、身材厚實，簡直是同個塑模翻印出來的。唯一不一樣的是表情，美華自認是個樂觀豁達的人，總是笑臉迎人，一副樂呵呵的憨厚老實相，在鄰里婆媽間最容易與大家打成一片。

為了激勵自己，美華又在心裡重複默念著母親的教誨，像禱告一樣。這才深吸一口氣，推開眼前的門。

臭。酸臭。

那味道太過濃烈複雜，儘管美華已帶了三層口罩，那氣味分子仍毫不留情越過層層防守，竄入薄布與罩紗下的口鼻，沿著神經一路攀爬，直直衝抵腦內柔軟核心。像顆直貫腦門的子彈，或是大腦疆域憑空降下的一陣閃雷，只覺意識轟烈一聲，竟只能以這兩字來概括這近乎暴力性的氣味。

原本只是個普通的茶水間，但此刻已被成堆的垃圾塞滿，幾乎到了難以旋身的地步。原先擺放著不同分類的橘色塑膠大垃圾桶，已經完全失去功能。紙類、

寶特瓶、鋁罐、不可回收，全都從原本的分類桶中滿溢而出散落一地，龍蛇雜處無法辨別。其慘況讓人想起路邊酒醉狂吐的醉漢，各種垃圾宛如嘔吐物般掉落在垃圾桶邊，堆積成了幾乎與桶身等高的垃圾山。其中不乏尚未喝完便已丟棄的手搖杯飲料，裡面的飲品早已變質，成為混濁幾乎無法辨認的不明液體，隨著垃圾堆的傾斜而流出。便當裡未吃完的菜飯，悶在狹小不通風的空間裡，經過三天早已腐爛發臭，混合著果肉殘渣而演變出難以想像的氣味，吸引著蒼蠅蚊蚋聚集享用並大肆繁衍子孫，廚餘裡還可見白蛆不斷擺晃蠕動其短小的身軀，密密麻麻的像從黑土中探頭抖動的細小菜芽。

每個星期一，美華都要面臨這樣的景象。美華是寶淨清潔公司的清潔員工，寶淨長期與維新大學合作，負責校內各處的清潔服務。而這間茶水間的垃圾桶，因是整棟系館裡唯一能容納大型垃圾處，便成為幾乎整間校園的垃圾集散地。這棟系館因二十四小時皆開放，順理成章是該校學生最愛的活動地點，舉凡開會、演講、熬夜念書、情侶約會、校內外研討會，常常周一到周末都排滿行程。寶淨公司周休不上工，垃圾都留待周一共同處理，六日活動留下的眾多垃圾、便當廚餘，便都被塞進狹小的茶水間。大概是為防止其臭味逸散，學生們大都會關上茶水間的門，反而導致廚餘在狹小悶熱的空間裡加速腐敗酸化，發酵出濃烈酸臭。盛夏時那更是人間煉獄。

因著每逢周一酷刑般難以忍受的惡臭，平常自然不會有人樂意負責這一塊區域，公司只好祭出重賞，提供額外津貼，光是這一區域的清潔，能抵上他區同等坪數的兩倍薪水。美華有兩個孩子正讀高中，每學期的學雜費很貴，為了準備考試而上的補習班學費更貴。美華希望他們專心念書，不要為錢的事情煩惱，不願讓他們辦助學貸款或去打工。對美華一家來說，現在正是需要用錢的時刻。這種賺錢的苦差事當然樂意接下。

美華開始一個一個把便當盒打開，倒出裡面的廚餘，在流理臺清洗、分類。把混雜的垃圾一一裝進公司的專用大垃圾袋中。其實待的久就習慣了，美華想，那句話是甚麼？如入鮑魚之……久而不聞其臭。入鮑魚甚麼她忘了，應該是房間之類的吧，好多年前在兒子的國中國文考卷上看到時她還吃了一驚，鮑魚不是種很貴的高級食材嗎怎麼會臭呢，可當下也是故作鎮定，只叮嚀兒子要好好記住下次不要再錯了。並在之後自我解釋鮑魚也是種海鮮，放久了臭也是很合理的吧，如此也就說服了自己而安心不少。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兒子現在都已高二，時間有時候快的教人恍惚，以為一切都還如常未曾改變，明明那麼多年過去了。

久了就不臭的，美華繼續默念這句話安慰自己，每次都跳過她不會念的那個字。嗅覺麻痺之後，就習慣了，窒息的感覺只在前幾分鐘而已。而且這也不是甚麼有毒的化學物質，吸多了也不會怎樣吧，這點小小的忍受能掙到更多錢，美華覺得很值得。

老公榮發回來的時候，美華正把收下來的衣服細心地摺好，放進衣櫃裡。見榮發慢吞吞走進家門，在門口玄關脫去鞋襪，趕緊起身伺候他把外套脫下。

「怎麼今天又做到這麼晚？會不會餓啊，我飯菜都煮好了放在桌上，你要吃我去熱一下。」

「欸。」榮發不耐煩嘖了一聲，把美華伸來的手推開。「跟你說幾次，很臭。」說著邊脫下外衣徑直走入浴室，一邊把髒了的內衣褲隨手扔出來，沒多久，只聽到浴室裡隔著牆傳來悶悶的聲音。

「我已經吃了。飯菜不要留我的。」

美華愣了愣，拾起凌亂散落一地的衣物，拿到陽台準備丟進洗衣機。老公本來就偶爾會嫌她打掃完身上都是垃圾的臭味，但是像今天這樣露骨的嫌惡語氣還是第一次，不禁讓她一時間有點被罵懵了。其實她已經洗過澡了，還特別拿買來給榮發和兒女用的，說是能促進身體血液循環的很貴的沐浴乳刷洗身體，不然平常自己總是抹抹肥皂就完事的。可能是今天的垃圾比較臭，身上難免殘留一點氣味。不然等等還是再洗一次好了，免得榮發晚上睡覺時還要嫌。

收拾完榮發的衣物，美華走到陽台把內衣內褲都丟進洗衣機，只留下工作服和外褲。榮發是做黑手的，工作服上難免沾了些機油髒污，因此美華都會特別分開來，認真刷洗過再丟進洗衣機。畢竟這些油垢、污漬光洗衣機可是洗不乾淨的，總不能讓老公出門辛苦工作賺錢，還要為一幅不夠體面、乾淨而丟臉。

準備好了裝滿洗衣精的盆子，在刷洗前美華拿起工作服嗅了一下。這是美華從小的壞習慣，任何東西都要先聞過一遍，不論是新的衣物，還是從倉庫剛拿出來布滿灰塵的寢具。小的時候也是，連別人給的食物也要先忍不住要先嗅聞，因此常被母親大聲斥喝。不過，和榮發在剛交往的時候，他倒是笑過她這點很像好奇的小狗。用寵溺的語氣。

以往工作服上總是沾染著機油、汗臭、以及有長年菸癮的人總帶著的菸草味，這種長年不變的味道總會美華感到安心，好像甚麼都不會改變。

但今天的氣味有些不一樣，在熟悉的氣味中，夾雜著一絲陌生的味道。

這個陌生的香味，讓人想到快凋謝前的果實或是花所釋放的腥甜香氣，可是遠比那些刺鼻。

是香水嗎？

美華感到有些困惑，但手已經下意識的把衣物浸入洗衣精中，想再確認看看那股味道，已經來不及了。

可是，老公的衣服怎麼會有香水呢？該不會，真的是像自己每天晚上定期收看的連續劇裡演的那樣，叫人恨的牙癢癢恨不得友人多打她幾個巴掌的小三，也把魔手伸向她的家庭了吧？但美華立刻打消了這個念頭。不可能的吧，那些都是電視上才會發生的劇情，再怎麼說也不可能發生在自己的平凡生活中。說不定只是自己聞錯了，根本沒有甚麼香味。也可能是榮發工作時沾到了甚麼芬香劑，仔細想想日常生活中這樣的可能也是不少，衣服上有一丁點香味根本不算甚麼。況且，榮發一個禮拜本來就有幾天固定會工作的比較晚，自己還這樣懷疑他實在太不應該。

美華這樣想著，終於安下心來，如果真有甚麼問題，一定不只是衣服上有香

味這麼簡單的。自己根本是連續劇看太多，差點為了這麼個無聊的小事胡猜亂想弄個人仰馬翻的。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了自己這樣胡思亂想，不知道會怎樣被嘲笑呢，美華自己想著，都忍不住笑著搖頭。

想妥之後，美華把刷好的衣物都丟進洗衣機，走回廚房打算繼續未完成的家務。此時兒子俊典正好從房間走出來喝水，美華趕緊叫住。

「阿典，你聞媽媽身上還有沒有臭味？」

雖然一臉不情願地皺著眉頭，俊典還是勉為其難的靠近嗅了一下。當俊典靠過來的時候，美華聞到他的頭髮上有種香香的味道。

「沒。」俊典簡短的回答。這個小兒子一向言簡意賅，美華有時候忍不住抱怨他態度太冷淡，會交不到朋友，總換來他不耐煩地轉身就走。

「你有用髮膠嗎？很香。」美華試著找點話題。

「髮膠才沒有味道……」俊典聞了一下自己的袖子，難得得意的多話起來。

「真的很香吧？」

「真的耶，好像甚麼水果的味道。」

「是柑橘啦。媽，你鼻子真的很靈。」俊典皺起眉頭，美華察覺這場短暫的對話又要結束了。俊典裝完水就走向房間，不忘回頭囑咐。

「我要專心念書，不要吵我。」就把門砰的關上。

整個家突然安靜了下來。美華慢慢踱步到沙發上坐下，發起呆來。

突然有種不知道做甚麼的感覺，女兒佳琪補習還沒回來，家事只剩一點點沒做完，八點的連續劇還沒開始，俊典在房間裡，緊閉的房門傳來悉悉簌簌的說話聲，好像是在講手機。

不，還是說話聲是浴室傳來的？美華不確定。榮發還在浴室裡洗澡，嘩啦嘩啦的水聲蓋住了大部分的聲音。

星期四去學校上班的時候，美華還沒走進保潔設在學校地下室的小辦公室兼休息室，就聽到玉妹大聲的啜泣，整條狹小的走廊都是回音。

美華進了辦公室之後，發現一班女同事都圍在玉妹身邊安撫她，玉妹則是臉埋在印有寶淨字樣的手帕中，手帕自然是沒用過的。

「玉妹是怎樣？」美華悄聲問離她最近的玉珠，玉珠搖搖頭嘆口氣，低聲回她。

「昨天檢查，說是子宮肌瘤，可能要把子宮切掉。」

「子宮切除術嗎？」美華雖然吃了一驚，但又覺得莫名其妙。

「玉妹不是已經有小孩了？有關係嗎，我子宮也切掉了啊。」

「啊？」玉珠驚叫一聲，忍不住大聲重問一次。

「你子宮切掉了？」

這聲驚呼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原先圍在玉妹身邊的人都圍了過來。七嘴八舌地問。

「美華你剛剛說甚麼？」

「誰子宮也切掉了？」

「美華你子宮切掉了？」

「甚麼時候，我們怎麼都不知道？」

「子宮切掉會怎樣？」

「為甚麼要切？」

「會痛嗎？」

突然遭到那麼多人的關注，美華一下子緊張起來。手足無措，好久才懦懦的說。

「大概前年吧，檢查有腫瘤，醫生怕擴散，就切掉了。」

這樣的回答似乎尚不能讓群眾滿意，紛紛又鼓譟了起來。美華只得一一回答。玉妹彷彿不可思議般，尖銳拔高的聲音在其中特別突出。

「你怎麼敢把它切掉，你不怕，切掉了之後就不是女人了嗎？」

女人？這個詞，反而一下子問倒了美華，讓美華一下子說不出話來。還好周遭早已掀起熱烈的討論，美華得以帶著沉默沒入躁動的聲音中。

女人？這個詞，她自然是知道的。也很熟悉。每天在各式各樣的新聞報導、販售著名牌衣服鞋子化妝品甚至是主打各種醫美產品與手術的電視廣告和購物台上，還是美華最愛看的言情小說裡，都不乏這樣的字眼。尤其是最近幾年，平權議題崛起，女性主義呼聲高張，各種女性愛美意識及消費力，卻也攀達另一個高峰的時代，這個單詞反覆的在各種標語口號中一再被提起。但美華卻從沒認真的看待過這個詞。怎麼說呢，大概是，看到了，但像是看到一個熟悉卻又陌生的人那樣的感覺，你知道她，知根知底，但卻全然不在意。就像是看著毫無關係的人那樣。是啊毫無關係，怎麼會毫無關係呢？但是，有關係嗎？美華總覺得，那好像是敘述某個物種的字眼，別的物種，跟她不一樣的物種。不是她。不是……她不是甚麼來著？美華自己是越想越糊塗。

玉妹此時已成功再度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垂著淚，哽咽的說些最近的心情、害怕老公、孩子拋棄她的不安，對未來的恐懼等。美華在一旁無從參與，陷入自己的心事中。

一個畫面突然的闖進美華的腦海中。準確來說不是一個畫面，而是一種氣味。美華突然想到一件小事，那是她國小的時候，好像是某個夏天，教室外一排白色的梔子花正茂盛，併發濃烈香氣。她去上廁所，剛一脫下褲子就覺得有那裡怪怪的，空氣有種帶著鐵鏽的、淡淡的微鹹腥味，讓她不禁想起每天放學經過的市場，打著赤膊的粗壯魚販熟練的刮鱗與砍去魚頭的景象。低頭一看，才發現內褲上居然有一片血。

她嚇死了，以為自己哪裡受了傷血流個不停要死掉了，她不知道怎麼辦，也不懂得叫，低頭就哭了起來。

後來是誰發現她的忘記了，但當時盛夏燠熱的空氣中，濃烈的梔子花香混合著鐵鏽的氣味，卻一直在她記憶中揮之不去。從此之後，一聞到血的味道便令她感到暈眩。

還有另外一件小事。是前幾天在餐桌吃飯的時候，俊典不知道在哪裡看到有關更年期、停經與子宮頸癌相關的資訊，主動在餐桌上聊起這個話題。待美華插嘴說她已經停經的時候，俊典臉上那雖然是一閃即逝，隨即故作若無其事的震驚表情卻讓她無法忘懷。但美華自己也是相當震驚的，雖然不確定震驚的點是兒子居然連她停經了都不知道，還是自己居然會跟兒子聊這樣的話題，這樣的話題她向來只跟女兒聊過的。

不過也是，她手術動刀的時候兩個孩子都剛好遇上期末考，她不想讓他們擔心，只含糊地說了些要把腫瘤割掉之類的話就進醫院開刀了。開刀過程很順利，休息個幾天沒事也就回家了，那幾天俊典都要補習沒辦法來醫院，自己後來也沒再提過，他不知道細節也是自然的。

因此當時在餐桌上，她把後面那句話吞了下去：「我連子宮也切除了呢」。

生日前一天，趁著星期六美華不用工作，女兒佳琪特地帶著美華要到百貨公司逛街。說是要幫她買她的生日禮物。美華一再推遲，但終究熬不過佳琪撒嬌糾纏的攻勢而屈服。畢竟就像佳琪說的那樣，他們的確是好久沒有一起來逛街了。最後一次，大概是佳琪國小的時候，吵著要一個粉紅色印著當時最受歡迎卡通人物的包包，美華特地晚上八九點還騎機車載著她到離家最近的大賣場買。那天她們在大賣場找了好久，連拜託店員都找不到，最後只好買了一個一樣是粉紅色的漂亮書包，佳琪才癩著嘴願意跟她回家。

都已經是那麼久以前的事了。現在佳琪用的手提包，皮夾，腳下踩的皮靴，還有耳垂吊著的墜子，對她而言都十分陌生。她不知道她是何時買來，或者說是從哪裡了解這些她所不知道的，另一個世界的知識。繽紛繁茂的化妝品、爭妍鬥豔的時尚品牌、逐季汰換的潮流服飾。這些對她來說十分遙遠，但佳琪身處在其中，似乎如魚得水。她曾擔心的問過這些嶄新的名牌包包、鞋子，不會很貴嗎？零用錢怎麼夠花，她怕佳琪為了省錢讓自己餓肚子。佳琪笑著回答都是些仿冒品啦，在路邊攤買的很便宜。她才放下心來，敢伸手觸摸那質感如此逼真的皮革。

而現在，佳琪帶著美華走進了百貨公司。美華已經好久沒進百貨公司了，最近一次，只是為了去借廁所罷了，更何況是要在精品區買東西，根本不敢想。儘管已經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美華仍覺得自己與這個彷彿一切都發著光的華麗世界格格不入，而有點想臨陣脫逃。但佳琪穿梭在櫃間，顯得熟門熟路，美華只能緊跟在其後。

佳琪在香水櫃區停住，跟櫃姐聊了起來。佳琪說，今天是要來幫她挑香水的，當作明天美華的生日禮物。美華則趁機左右張望起來。每個櫃姐看起來都打扮的專業俐落，服務著一樣時髦貴氣的太太們，讓畫面不知怎地讓美華有些羨慕。但那些櫃姐們，妝實在都畫得太濃了，有時顯得嚇人。她轉頭想跟女兒說這件事，回頭才赫然發現佳琪過去素淨的臉上，不知何時也畫上了不輸那些櫃姐的豔妝。

「媽，我剛剛是問你，你喜歡哪種？柑橘香調還是花香調的？」

「啊？」美華一時間反應不過來，甚麼橘還是花的，她完全聽不懂，感覺櫃

姐的目光盯著她，好像從頭到腳都掃了一遍似的，脹紅著臉一時語塞。

「那麻煩你幫我試試這個味道好嗎？」幸好佳琪很快的把話接過去，櫃姐將一瓶淡綠瓶裝的香水噴在一個小紙片上，在美華面前輕揮幾下，一股清甜的淡香逸散而出。

「好像阿典身上的味道。」美華突然這麼說，想起幾天前，阿典身上傳來的某種好聞的香味。

「是嗎？這是C K這季的新主打，前味是很明顯的橙香。」佳琪淡淡的回，很快把試香紙收了回去。「我媽不喜歡，換那瓶好嗎？」

兩人熱烈討論起來。美華晾在一邊，隨著試的香水越多，美華覺得空氣中佈滿了彷彿肉眼可見的氣味微粒，許多不同基調的香氣混雜在一起，彷彿進入一座繁花撩亂、漿果熟爛的森林，層疊錯綜的秘徑使人目眩，美華覺得頭暈起來。

「哈啾！」美華一連打了好幾個噴嚏，停不下來。激烈到佳琪只得停下來，帶美華走出百貨公司。

美華帶著歉意的跟佳琪說。

「真對不起，不知道會過敏成這樣，東西都還沒買。」

「沒關係啦，媽，是要買你的生日禮物啊。我之後再來幫你買就好了，我幫你挑適合你的香水。」

「不要花這麼多錢啦，你零用錢怎麼夠？剛剛那瓶多少啊。」美華擔心的問。

「唉唷不要問這個，我自己存了很久的錢啦，生日只有一次啊。」

佳琪說著，跟美華一起擠上假日人潮擁擠的公車。母女倆在搖搖晃晃的車廂中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著，公車停靠時側身借過。美華注意到，每次有人經過時，佳琪總是留著一手，緊緊護著自己的肚子。

星期天，全家難得的聚在一起，準備共同享用久違的家族晚餐。今天是美華的生日。

連俊典、佳琪都難得的向補習班請假，為了能全家一起吃飯慶祝。榮發原本建議不如全家一起去外面餐館慶祝吧就不用麻煩準備大餐了，但美華連聲說不用，外面餐館又貴又不一定好吃，最近家裡在省錢哪。不如自己煮，健康又能準備大家愛吃的菜。

所以明明是壽星，美華還是在廚房裡忙東忙西的，因為要準備特別豐盛的大餐，反而比平常更累。美華想做薑爆豬肉片、清蒸鱸魚、三杯中卷和醉蝦，再炒幾道青菜，煮一鍋薑絲蛤蜊湯，多豐盛。美華的母親愛吃海鮮，因此美華也習得了一手料理海鮮的好廚藝。美華母親過世前，喝的最後一碗湯就是薑絲蛤蜊湯，喝完湯隔天早上就在醫院過世了。

飯菜準備好了，只剩下一鍋湯在爐上煮著。美華去叫大家吃飯，榮發在陽台上不知道跟誰講著電話，美華遠遠的喊他。

「飯煮好囉！可以吃囉！」

榮發頭也沒回。

美華走到佳琪房間，敲門，沒反應，開門進去看，人不在，這可真稀奇。再走到俊典房間，還沒走近就聽到房門內傳來似乎是在爭吵的聲音，好像是俊典跟佳琪在吵架。美華下意識的悄聲靠近，耳朵貼緊房門細聽。

「我沒有要跟你吵架，我只是要跟你說，你該認真一點了，你成績退步多少你自己知道。」是佳琪。

「你又知道我沒有認真念書了？」俊典聲音很衝。

「你自己說，你平常都在房間幹嘛？我在房間都可以聽到你聊手機的聲音了，你這樣叫有在認真念書？」

「你幹嘛好像一副多了不起的樣子？對啦你最乖，你好認真，請問你補習的時候都在幹嘛？」

「你甚麼意思？」

「不知道我前天晚上在電子遊樂場前面看到的是誰喔，那戴帽子的男的是誰啊，妳男友？年紀很大啊，你喜歡大叔哦？」

「吳俊典，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幼稚，我是在關心你。你這樣對得起爸媽嗎？」

「翹課很對得起？」

佳琪沉默了一陣。

「那，那個余文皓是誰啊。」

換俊典沉默了。

「你說甚麼？」

「我說甚麼你知道，你不要以為你隱藏的很好。姊沒有要幹嘛，都已經這個時代了，也沒有覺得這樣不好，只是你不要為了……」

聽到這裡，美華就離開了，悄悄地走回客廳。榮發剛好講完電話，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美華坐到他身邊，不自覺的壓低聲音問他。

「你知道余文皓是誰嗎？」

榮發盯著螢幕略顯不耐的回道：「甚麼文皓，沒聽過。你說話那麼小聲幹嘛？」

美華沒再說了，跟著看電視，等開飯。

待佳琪俊典出房門之後，大家便一起圍坐在餐桌上享用晚餐。

俊典拿出他們合買的巧克力蛋糕，說：「媽，生日快樂。」

佳琪也在一旁笑著說：「這個蛋糕很難買喔，我們好久以前就下訂單了，不然還排不到哩。」

看著蛋糕上閃爍著蠟燭的火光，美華感動的幾乎流下淚來：「謝謝你們啦，還幫我準備蛋糕。」

榮發催促著：「快許願吧。」

許願後，大家便開心的吃起美華準備的生日大餐，聊些言不及義的話題。

佳琪對美華說：「媽，我看你的保養品，該換了啦。都上個年代的東西了，聞起來好老喔。下禮拜我再陪你去買新的保養品，這個月的壽星好像可以打折

喔！」

美華擔心的問，「會不會很貴啊？東西還能用就好啊。可以打折的話去買你要的，你拿去用就好。」

榮發打斷她：「去買啦，不要囉哩囉嗦，錢我會出。」

美華微笑起來。俊典此時提起班上導師最近的糗事，全家又被逗得哈哈大笑。美華看著，覺得有說不出的滿足。

吃飽飯，大家移師到客廳共同觀賞影集，美華把剩下的飯菜拿到廚房，想放涼後再放入冰箱，當作明天便當的配菜。

從晚餐開始，美華的胃就一直有些不舒服。不是那種痛到會令人想跪地求饒的腸胃絞痛，只是悶悶脹脹的，好像有個巨大的東西卡在某處，吞不下去，彷彿如果摸摸肚子還可以摸到某個堅硬的突起。但美華只當是過生日有些激動過頭了，應該休息一下就沒事，便繼續整理餐盤剩菜。可是肚子越來越不舒服，美華只得閉著眼睛倚靠著流理台想稍微休息一下。

突然一種輕微的腥味傳來，美華睜開眼睛看，原來是眼前的那鍋薑絲蛤蜊湯。已經吃了一大半，還有些蛤蜊殼沉在清澈的湯底。切的細碎的薑絲底下，挖去內裡嫩肉的蛤蜊，裸露著石灰斑白的內殼，此時看起來居然像醫院的病床上，母親過世後睜的老大的眼白。

美華突然聞到一種酸臭的味道，一個忍不住，嘔的一聲，吐了出來。

吐了一次還不夠，酸臭的味道徘徊在口鼻間，令她反胃不已，又吐了。

劇烈的反胃和嘔吐聲吸引了原先在客廳看電視的家人們，紛紛過來關切，看到此景都嚇壞了。佳琪趕緊衝去幫美華拍背，俊典也趕緊攙扶激烈嘔吐後有些腿軟的美華。榮發則拿起電話，猶豫著是不是該打電話叫救護車。

美華趕緊說：「我沒事。」在兒女的攙扶下坐到了沙發上，再強調一次。「我真的沒事，可能只是晚餐有些海鮮不新鮮，吐完舒服多了。你們也要注意，不舒服馬上說。」

雖然家人都有些擔心，但美華一個晚上倒真的也沒其他狀況，精神也不錯。可能真的只是吃太飽了，其他人才放下心來。

晚上睡覺的時候，榮發和美華並肩躺下。榮發擔心的問美華，「真的沒事？現在有沒有不舒服？」

華閉著眼睛，搖搖頭。說，「睡吧，今天好累。」

榮發見她臉色沒有異狀，也就闔眼躺下了，沒多久，就發出均勻的呼吸聲。

美華還沒睡著。聽著身邊安穩的呼吸聲，想著今天全家人一起吃的晚餐，突然有種很幸福的感覺。

明天又是星期一，美華知道，又得面對那扇門了。那扇門，即使現在閉著眼，門的樣子都會清晰的浮現在眼前。她可以清楚的描繪出那扇門上的刮痕、污漬處，正如門後的酸臭那樣，幾乎是銘刻在她腦海一般無法忘懷。還有伴隨著濃烈酸臭

的反胃和暈眩感。

下個星期一，下下個星期一，下下下個星期一……往後無數個日子的星期一，她都得面對那扇門吧。但有這些支持。有她身邊所有的家人、朋友、還有這個家的一切，支持著她，她就覺得，她可以一直走下去。

明天，她又有勇氣推開那扇門。